

温病学

要以“语言”、“言语”辨之，显然这是不符合逻辑的，违反了思维的基本规律。

鉴于上述原因，所谓的“辨证关键”有重新议定之必要。笔者以为，理论上堪当“辨证关键”之名的，当以“舌质绛”最为合适。正如叶天士所云“心主血属营”，“再论其热传营，舌色必绛……纯绛鲜泽者，包络受病也”，强调热入心包、证属营分，其舌质必绛。又如《函授教材》云“逆传心包证……归于营分范围”，营分证的“辨证要点”之一就是“舌红绛”。而单纯腑实，证属气分，其舌质不绛，舌苔黄燥，以此为辨。如若热入心包，又兼腑实，是属“气营二燔”之证，在绛舌上单罩黄燥苔垢，盖因舌苔变化，反映卫、气，观察舌质可测营、血故也。因此，理论上

只有“舌质绛”才是辨别心包腑实和单纯腑实所致昏谵的“辨证关键”所在。

然而，由于体质差异、环境不同以及医生主观印象和感官生理变化的影响，在“舌质绛”的判定上难免失之偏差，临证须谨慎细察，减少失误。如绛舌与邪在卫、气分之红舌即应细心辨别，二者除颜色深浅有别外，绛舌全舌纯红，红舌多在边尖，且多罩有苔垢，亦可为辨。然临床上也可见到个别“邪虽入营，舌质不绛”者，因此不可拘泥，必须四诊合参。笔者体会，除掌握“舌质绛”这个“辨证关键”外，还可从病史、昏谵本身的表现及其它证候上综合考虑，加以区分。心包腑实者，一般来势较急，先见昏谵，继有腑实。昏谵相对较重，易见昏愤不语。伴有灼热夜甚、痰壅

气粗、脉沉滑数等。或见手足痠痲，舌体卷缩。单纯腑实者，病发相对较缓，先有腑实，渐见昏谵。昏谵相对较轻，多为谵语妄言。伴有潮热口渴，腹满胀痛，语声重浊，脉沉实苔黄燥。或见循衣摸床，惕而不安。如此全面衡量，综合分析，方能准确辨证，不致有误。

至于治疗之法，二者大有不同。心包腑实者，开窍与攻下并施，方可二全，若心包证严重者，亦可先予开窍，然后再行攻下；单纯腑实者，则以攻下为务，燥结祛，则神志清。二者具体方药，此文不赘。

（作者简介：郭选贤，男，33岁，1978年毕业于洛阳医学专科学校中医班，1983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，现任该院讲师；王新志，男，34岁，1983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，现任该院讲师。）

清气分热方剂配伍概要

210005 南京中医学院 樊巧玲

主题词 中药配伍

清气分热方剂多以石膏、知母、黄连、黄芩之类辛寒或苦寒清热药为主组方，具有清气、泻火、解毒之功，适用于温邪已离卫表、尚未入营动血之气分里热炽盛证，代表方如白虎汤、栀子豉汤、黄连解毒汤、凉膈散等。此类方的配伍用药，一般有以下几方面：

一、配养阴生津药

如麦冬、石斛、生地、玄参之类。邪入气分，正邪剧争，每见热势鸱张，烁津耗液。若邪热蒸迫，逼津外泄，则大汗出而津液益损，故清气分热方的组成中常配养阴生津之药。如白虎汤以石膏清气分热为主，配合知母之养阴清热，粳米之益胃护津，共成清热生津之剂；冬地三黄汤（《温病条辨》）则以麦冬、生地、玄参与三黄相伍，甘苦合化，清滋并行。

二、配疏散宣透药

如豆豉、薄荷、桑叶、蝉衣之类。温邪初入气分，病位偏上；或阳明热盛，未与有形之邪相结，在正气

的抵抗作用下，邪热尚有向外透达之可能，所以处方用药应注意清中有透、寒而勿滞。如治热郁胸膈、心烦懊恼的栀子豉汤，以栀、豉组合而成；治疗热汗烦渴的新加白虎汤（《通俗伤寒论》），将石膏以薄荷拌研，皆在于藉疏散药物宣透之力，促使气分邪热向外透解。正如张锡纯所说：“大队寒凉之品与轻清宣散之品相并，自能排逐内蕴之热，息息自腠理达于皮毛以透出也。”

三、配寒性泻下药

如大黄、芒硝之类。气分邪热燔灼，有时单用清热药犹嫌力薄，若酌伍寒下之品，使邪热有外出之

途，加之其本身所具的泻火解毒之功，可加强清气泄热的力量。如泻心汤、凉膈散均配伍大黄，方虽具通腑之力，然运用指征在气分之热，而不在大便秘。可见，治里热并非腑实已具才可运用下药。吴又可所谓“逐邪勿拘结粪”，的确颇有见地。当然，对于热实并见者，理当清下兼施，此则为清法与下法的配合运用。

（作者简介：樊巧玲，女，32岁，江苏省南京市人。1982年毕业于南京中医学院，1986年获硕士学位，现任该院讲师。）

温病学